



舜水先生文集

安南供役紀事

十四

特別  
A20  
2682  
15





門 20  
號 2682  
卷 15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門人

權中納言從三位西山源光圀

輯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

綱條

校

○安南供役紀事

自叙

媿我中夏淪胥外夷閔位天既不賦<sub>スレ</sub>瑜<sub>ニ</sub>呂<sub>ニ</sub>  
定亂之畧<sub>ヲ</sub>瑜何忍復生其任運之心是日  
逋播異邦流離一十三載間關瀚海茹荼  
百千萬端庶幾天日再明沉州復陸乃忽



有安南國王檄召。區區相見之際。遂爲千古臣節所關。不死不足。臣申禮然。徒死亦不足。臣明心。不得不親至其廷。往返辯折。况瑜大讐未復。又何肯輕喪於溝渠。故不允不撓。臣禮譬曉。國王之識習。局於褊淺。而才氣頗近高明。讒夫鴟張。極力煽其焰。元臣箝口。無或措一辭。獨力支撐。四面叢射。逼勒有甚乎衛律。嗟歎無聞於李陵。雖十一日磨厲之鋒。不敢輕試。而三百年養

士之氣。未得大伸。謹將逐日問答行畧書。扎錄爲一卷。芟其諸臣問難。嫌於繁冗也。隱其行間機務。爲彼慎密也。子卿臣奉使。困饑雪窖。洪皓臣迎請。流遞冷山。節烈尚矣。瑜則無所奉也。無所奉則不必記。然關於國也。關於國則不敢不記。因誌之曰。安南供役紀事云爾。

一該府於丁酉年正月廿九日。奉國王檄。檄取識字之人。故壓不發。至次月初三日。一時掩

捕如擒冠虜。閩音朱與周相近。誤呼周相公。周述南手足無措。遂曰後事囑其妻子而後往。放歸如獲更生。其勢燄之懾人也如此。捕至不言所由。久之。差官面試作詩寫字。瑜不作詩。但書朱之瑜浙江餘姚人。南直松江籍。因中國折柱缺維。天傾日喪。不甘雞髮從虜。逃避貴邦。至今一十二年。棄捐墳墓。妻子虜氛未滅。國族難歸。潰老憂焚。作詩無取。所供是實。餘人槩不作詩。炤瑜具供。但小異耳。不

知何解。

一該府作色厲聲恐嚇之云。此外更有何人通文理。速速報來到上邊去說。做不得。諸人寂然。瑜抗辭答之云。此是該府事。何人通文理。何人不通文理。該管者豈有不知。我豈知道。若上邊覺察出來。自有入承當。何與我事。一該府令人看守。勢同軟監。瑜語之云。此非一日之事。豈有不飲食之理。且我寓中。誰人炤管。應帶行李。誰人收拾。語塞。然後放歸。隨差

班役諭令居停伴守外復差人竟夜遊徼。瑜度必不能自脫。毫無賄囑求免之意。此時即欲自裁。方不受其餘辱。又念愚人無知。謂是驚懼而死。故須至彼。死於國王之前。方得明白。親友來送者。瑜已作死別。呂蘇吾不解。根究其意。瑜慮其恐怖。別生枝節。遂更端其說。一兩日內。連往占上。見翁儀簿。及各該衙門儀簿。署鎮土王。用一欵奉敕書。特召恩貢生某名帖。呂卞衙門。槩不具刺。小官無知。坐瑜於

別席。亦不與較。

初三夜半方歸。初四晨去暮返。二鼓促行。寓中行李。不容收拾。即一紙別家之書。亦兀不及寫。本寓無人。看管親友不敢受託。後致被盜。繇此也。

初五日先至早泥。各處差官齊集。夜半傳發。惟傳瑜一人。餘人禁勿往。至彼。眾差官俱坐定。不為禮。瑜竟入上坐。差官云。茹主猶華言大王也徵諸儒。如何議論。瑜應聲答云。天子方得言。

徵大王即盡有東京土地。而中國盡復其位號。不過荒服一諸侯王耳。何敢言徵。差官點頭曰。派派派。平聲。猶華言。是是是也。連說八九聲。

差官曰。貢士與舉人進士孰大。瑜料其意重在進士。先時有進士至彼。曾受其困辱。故迎機逆折之。曰。貴國不知科目之義。故云爾。貢士便是舉人之別名。故稱曰某科貢士。若貢生便與舉人進士有分別矣。至於大小。則不在此論。我朝國初重貢。成弘以後。單重甲

科謂之兩榜。即如貢生亦有不同。有選貢。有恩貢。有拔貢。有歲貢。有准貢。例貢高下之不等。國初之制。外舍升內舍。內舍升上舍。成均積分。累升。率性堂。分數既滿。優者入為官。詹坊諭。劣者出為科道諫官。又有稅戶人材。賢良方正者。儒等名目。除授更優。鄭湜起家為布政。嚴震釋褐。拜尚書。進士初授。或為縣佐。尉。似未得與之頡頏。惟成化朝。呂邊儲匱乏。許令博士弟子員。及民間俊秀。輸粟入成均。

後來積分之制遂廢。始單重甲科。即有調停之者。曰三途並用。終不勝甲科之貴矣。或問取士法。答曰。周官鄉大夫察舉。而侯國貢之。天子升之。司馬曰。進士。司馬升之。司徒曰。俊士。然後考德而命爵。因能而授官。其制尚矣。漢朝曰選舉。公車貼大經十道。得五為通。最為近古。故得人為最多。而經術之士重於朝廷。唐朝試士。曰甲賦律詩。始為雕蟲小技。有志之士鄙之。宋朝試士。曰論策。此外各

有明經韜鈴宏辭茂才等科。明朝曰制義。第一場。四書義三。經義四。合七篇。第二場。論一首。詔誥表內科判五道。三場。策五道。鄉試中式者為解元。經魁舉人。會試中式者為會元。會魁進士。廷試策壹道。磨勘進呈。台司讀卷。天子標題。第一甲第一名為狀元。二名榜眼。三名探花。第二甲三甲為進士。同進士出身。多則四百名。少則三百名。國初亦有中一百名之時。子午卯酉為鄉試。四科。辰戌丑未



爲會試四科。問曰：既如此，如何有癸巳科狀元。曰：此永樂呂虜傲親征。皇太子監國於南都。太孫監國於北京。避嫌，不敢臨軒策士。故遲廷試之期。原是壬辰科進士。曰：派派派。旁一人曰：太師真文武全才。曰：此因下問而奉答，不過古今掌故耳。若於書無所不讀，而又知兵善用，方是文武全才。不肖安敢當此。

一初八日至外營沙。

安南音陵一甲

爲國王屯兵之所。

見翁該艚帖同前。

該艚者專管唐人及總理船隻事務。呂該伯爲之。

一本日投翁該艚書。

之瑜託身貴國，誼同庶人。庶人召之役，則徃役義也。但未諳相見大

王之禮，何如承役而退。呂不見爲美，所爲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徃，見之亦義也。此兩三國人之所觀聽，非細故也。之瑜出身自有本末，遠不必言。近日新膺大明敕書，特召三國之人，之所通知。若使僕僕參拜，儻大王明於斯義，必且笑之。瑜爲非人，惜身畏勢而輕褻。

大王。瑜罪何辭。若突然長揖不拜。雖甚足。曰。明大王之大之高。萬一大王習見拜跪之常。未察不拜之是禮。逆見嗔怒。必萬口同吐。曰。和之。之瑜異國孤身。豈不立致奇禍。久聞閣下高明大度。通達國體。曉賜事務。伏乞先為申明。然後敢見之。瑜此情。必無一人敢為傳達。不得已。託之筆札。幸恕幸恕。即日朱之。瑜頓首載拜。慎餘。

一該艘入啓國王。即日命見文武大臣。盡集大

門內右廂。其餘侍班肅然。持刀環立者數千人。又非九賓見客。萬目共注。奉命之人。傳呼迫促。瑜及門不趨。徐徐步入。侍班大喝。瑜不為動。見國王立致一名帖。與前帖同。但前加本年正月四字。後加頓首二字。諸大老屏人面見。彼此不相為禮。

一語同事翁斗曰。見國王及該艘。從來無不拜之禮。今與公各班相見。我今日曰死生爭之。慎無隨我。曰累公。先時欲言。恐公震怖。公若

捨得死則不拜可耳。於是翁姓者先拜。瑜直  
立於旁。差官啓事畢。來就瑜。令拜。瑜作不  
解狀。舉侍班之仗。於沙中劃一拜字。瑜即借其  
仗。於拜上加一不字。差官牽瑜袖。按抑令拜。  
瑜揮而脫之。國王大怒。令長刀手押出西行。  
瑜毫無顧盼。揮手即行。語同行者曰。爾輩何  
故隨我。我此去。至好。是下監彼國監禁。公行  
需索。所費萬端。我止辦一死。爾輩已拜。無事。  
不須隨行。但遠覘之可也。若此去便殺。倒得

乾淨。因解身上鮮衣與之。惟整束舊衣同去。  
不知其赴該艚所也。

一將相文武大臣。通國震怒。謂瑜挾中國之勢。  
欺陵小國。共啓國王誓。必殺瑜。該艚共議。抵  
暮方歸。同事者拜畢。瑜仍前一揖。因瑜外江  
人。隨發醫官黎仕。對家令黎醫官委曲勸諭。  
云不拜則禍不測。答云。瑜隻身至此。豈敢抗  
大王。顧誠不可拜。又不敢畏威越禮。是夜往  
復再三。夜分不已。云不拜則必殺無疑。此間

殺人極慘酷。何不自愛至此。同行者俱極力排詆。瑜勞倦已極。厲聲答云。前日從會安來。與親友俱作死別。非至此方拌一死。今日守禮而死。含笑入地矣。何必多言。黎亦憤亦憐。乃云。既堅意如此。再不必言。遂復該艚。

一日黎明而起。自取其牖下水。洗沐更衣。撮土向北拜辭訖。俟天明。餘人盡起。將家事囑託陸五。賣寓中所有之物。還彌左衛門銀四十兩八錢。寓主權兵衛房租銀參十兩餘者。

與汝作盤費。帶來衣服行李。盡附蘇五呂。內樓供奉勅書。拜上。仔細收好。帶至日本。待家下有人來。附去。囑畢。對黎醫官云。我大明徵士也。此國家百八十年来未舉之曠典。公應不解徵士為何名。我於崇禎十七年。弘光元年。前後被徵二次。不就。四月間。即授副使。兼兵部郎中。監方國公軍四十八萬。復不拜。後呂虜變。逋逃來此。誼不可拜王。是呂不拜。我來外國十三年。即夢寐中不漏一字。所

隨章僕。俱非家鄉帶來。故各處交遊。無一人知者。今日死矣。不得不一言。我死後。乞公至會安。與外江諸友。一言。以明之。死後。料爾輩不敢收骨。如可收。乞題曰。明徵君朱某之墓。一交趾通國大怒。磨厲。且須。即中國之人。無不交口唾罵。平素往還親暱者。或隨機下石。且求媚。或縮朒寒蟬。且避禍。即有二三人。不相攻詆。然無或敢評隲一語者。惟日本諸人。嘖嘖稱奇耳。本日有李姓字耀浦者。適至。該艚

迎謂之曰。不信世間有如此狂人。李云。未識其人。一見。方知。此必有故矣。所對之言甚直。空谷之音。此人而已。該艚復呼瑜。面問徵士云。何。且云。言語不明白。授紙筆。令寫。瑜即寫崇禎十七年。被徵不就。弘光元年。復徵。又不就。第三次。竟除授江西等處。提刑按察使。司副使。兼兵部職方清吏司。郎中。監荆國公。方國安軍。復不拜。於是閣部勲鎮科道等官。交章論劾之。瑜偃蹇。不奉朝命。無人臣禮。章甫

上瑜即星夜遁逃。澣濱數月不見緹騎。已後遂有逆虜之變。之瑜不別家人。隻身前來。日本已十三年。至貴國已十二年。受苦不可盡言。豈敢以藐藐之身。驕傲大王。自取殺身之禍哉。今大王不察不拜之。是禮赫然震怒。瑜又何言。殺之可也。監禁可也。拘留可也。顧獨不可拜耳。本年正月。欽奉監國魯王勅書。別有騰黃。不再贅瑜。或書或語。談笑而道。了無驚怖之色。該艘回顧其妻曰。好漢子。

一本日至次日。國王五次密密差人。至會安察訪事實。隔別前後差人。不許會同。幸諸人無一至該府家。計無所施。

一大小官員。紛然問難。逐日踵相接也。其來者直入攻瑜。絕不及於同事者。同事者因得乘機逸去。其後習以爲常。竟遠避。臣伺之。瑜始爲孤注矣。歸則讓瑜云。隨口應附。同他混帳。何必根極理要。與之往復周旋。終日唇枯舌燥。那有如許精神。瑜佯謝之曰。已喻。然來者

必接<sub>レ</sub>且<sub>レ</sub>禮。答者必竭<sub>レ</sub>其誠如故也。一日有一下僚年少。意頗自矜。偕數人來。其人已再至矣。問曰。天根月窟先生解來。曰。我不知。我音大王及尊者自稱之詞曰。如何不知。曰。不知便不知。却又有一個如何。你不知中國之大。學問之深。如海一般。故曰學海。你音迷。呼最中國書籍之多。汗牛充棟。五車不足道也。豈能盡讀。況去家十三年。目不覩書史。常編久絕。絃手生疎。其人改容謝之曰。小可未達其理。唯願先生明

解。且開茅塞。不敢問難。曰。問難何妨。邵堯夫程夫子託名引喻。固自不知。即如李太白詩。朝遊三山。夕憇五嶽。此亦可解乎。旁一人治曆局者。私咎之曰。見渠倨傲無禮。故拒絕之。一曰。常編。一曰。邵程。一曰。詩。豈是不知其人。固請之。答曰。河圖洛書。方位各居。先天後天。無欠無餘。又曰。上下四旁。左右前後。少多配合。各得其九。四九六六。盈城花柳。其人喜曰。果是不知。治曆者曰。一八為九。二七為九。三

六四五皆九。豈非三十六宮。於是逡巡而退。  
一十四日。該艚又復差官諭意。瑜引韋祖思拜。  
夏主赫連勃勃。勃勃怒而殺之。爲比差官沉。  
吟不信。尋史書與看。將書復該艚。復來索前。  
所寫者。再寫一紙。瑜不寫。但復云。大王偶得。  
一士人到此。不能與之商畧。天下國家之大。  
務而顧屑於拜跪之間。竊恐聞之。遠方有。  
目窺大王之深也。目大王下士。千古美名。美。  
名不居。而必責瑜之一拜。拜畢。人誰知之。孰。

與美名傳之。天下後世之爲大乎。瑜守禮而  
死。死無所恨。乞高明亮之。其末大書讀聖賢  
書。所學何事。十數而已。

一同時又一文官至。寫云。太師上知天文。下知  
地理。中識人事乎。曰。不肖寡學薄識。烏足  
知天文地理。至於三才之實理實事。稍稍竊  
聞一二。儻大王盡禮而來教。必能佐大王國  
家之大務。若不循禮而強以威逼。不肖延頸  
待戮。更無他說也。本官咋舌而去。前此來者。



多稱先生。瑜答云足下自稱曰我。安南音鳥。島者國王。  
與上一人自尊之辭。猶華言本部本院也。因其人稱太師。瑜自稱曰不肖。已後無不稱太師。自稱曰小子。小可。惟介弟一人。稱瑜曰尊師。自稱曰小某。

一該府聞其事。勃然大怒。立時登舟。來至外營。沙見國王。欲重賄與援。期必殺瑜。呂快其志。適國王召他事。差人相遇於順化。去營沙咫尺矣。因有緊急事務。星夜促回。計不得行。及完事。星行來至。往返又復數日。議禮已定。無

可下手。銜恨不絕。可見死生有命。非人謀之所得施也。

一自十五已後。各官來見者。體貌隆重。如見其國王及尊官之禮。止於不拜耳。該府泊舟河下。逐日親見。無可如何。敢怒而不敢言。因黎醫官作通事。言語亦不明辨。大凡問答。俱用書寫。寫畢。即將去。復王可見。俱從王所差來。或將原紙送還。或竟持去。前來刺探者。時刻不絕。瑜去家十餘年。久絕歡笑。至是同事及

從行。莫不怪瑜舛錯。無可告訴。抑且嗟歎。詆毀之聲。不絕於耳。怨怒之色。時接於目。不得已逢人便笑。了無憂疑。先是聞彼國載籍杳然。未有印證。死不得白。旋知其國多書。便可暢意舒發矣。

一十七日草疏已就封。附王鳳酬對之外。別無他事。惟有整衿危坐。旦夕俟命。

一前所差人。十八日盡來回復。察訪無所得。無可借呂為名。

一十日之內。逐日殺人於瑜寓西。莫不先梟其首。次將骨肉為齏。筋骸腸胃。拋撒滿場。呂致烏鳶犬豕。競來就食。血染泥沙。肉飽異類。夷風慘刻。惟呂張威。其意不過使瑜驚懼耳。

一國王雖不知大義。然頗好名。既無名色。不便擅殺。十九日遂致一書。令瑜仕於其國。有太公佐周。而周王陳平在漢。而漢興等語。是日昂答之餘。意錯見於答書之中。

復安南國王書 猥辱元臣。賚頒翰札。捧緘

面讀。一再至三。雖中間字義句語。多係安南國書。與中夏自不同文。然前後詞旨明白。洞然俱曉。愧之瑜無德無才。豈敢自比。鷹揚之哲。六出之英。至於康濟阜安之畧。堯舜君民之懷。居恒誦習。未見施爲。若夫識時在手。俊傑多端。獎借無一敢承。竊聞大王超世之姿。動合於道。往年處分諸事。有德有禮。古之賢王。何日過之。近日承命執役。來此旬日。灼知中夜求衣。旰日忘食。簡明機務。精勤訓練。於

日削平大憝。銘勲復辟。在於指顧間已。若所謂用兵之妙。在乎軍形。古無其詞。或者師心而獨造。愚所未喻。未敢曲意。日相狗。夫軍形者。就刺料簡練處。含收藏而言耳。是即所謂軍實。而非用之之妙也。用兵之妙。太上日名聲次之。情次之。形斯下矣。至於形見勢誣。此又其最下者也。即日形之敵必從之。此正敵不知其所攻。不知其所守。徒因我多方誑誤。日爲進退。日爲防禦耳。虛虛實實。變化生心。

示之。曰：形非真，有形之可見也。今大王復讐雪耻之師，真義兵也。正之，即爲名揚之；即爲聲通於衆志，即爲情。彼之百姓，身居塗炭，自應前歌後舞，曰：迎王師。若不自量而來戰，則亦角摧而崩爾。何必料簡軍實，五圍倍攻而後克哉。然其善之善者，則在乎用賢。即舉來論所云：太公陳平、瑜雖未敢當其任，竊得借曰發明其說。太公殷之老也，何曰周得之而王。陳平、魏之產也，亦嘗事魏與楚矣。何曰去

楚適漢。楚魏隨之，曰亡。可見天生英哲，既錫之，曰：神明邁種之才。必資之，曰：感憤豪壯之氣。何能與隕籜共腐，而流沫同消哉。不北走胡，必南走越矣。幸大王加意周諏，毋使其外資敵國也。曰：大王天授異才，得賢而輔，內歸萬姓，外展故土，則有拱揖指麾而治耳。若瑜既非其人，亦無其志。徒曰：天禍明室，遁逃貴邦，苟全性命，別無他圖。如曰：中華喪亂，遂欲委質於貴國，皇天后土，實鑒此心。大王不曰

無禮誅之。而復曰：此傷義士之志，是猶與於殺之矣。儻異日者，天厭夷德，神孫良翰憤發敵愾，掃攬槍靖胡虜，瑜藉太王之靈，遂歸桑梓，獲陪下士之班，當竭其全力，內佐大明，其餘者外匡貴國，所為兩利而俱存者，此也。舉貴國攜貳之端，降封之故，曷言於朝，致聖主明見萬里，使貴國世修藩維，歲貢終王，寧不賢於瑜之竭蹶貴邦哉？詩曰：永日為好，其斯之謂與。承命裁答，草率不文，未請國諱。

統希原亮，即日朱之瑜頓首再拜。

二十一日代國王答書

別見

一、即日拜儀部彼國之宰相也。元勳碩德，如文潞公，然年八十餘，麗眉皓髮，瑜用一單名帖，如前，彼用兩手，升於頂，見必披髮加帽，合掌上舉，過其額，黎云：斯禮為至尊而無曰加矣。然其大老元臣，俱甚謙謹，即前之欲殺瑜者，所謂食桑甚懷好音也。

一、試堅確賦

三月初三日，鬱鬱枯坐，偶曰不

入耳之聲濁亂神思適國王遣人寫一確  
 字來問余意其風之也聊舉堅確的確確  
 論等為解遂將堅確為題令余作賦賦曰  
 歲在丁酉三月上巳余日執役王家來茲廣  
 漠之野叢枯穀茂寓側修竹盡枯苑維穀榮茂彼神叢轉輒相假故云  
 非修袂之蘭亭流清湍激寓南濁流迅駛懷萬壑  
 之泠泠塊然環堵之中匏也茅茨之下異挑  
 李之芳園奚文章之相假形淒影其何對月  
 兮三人已獨人皆存流風乎一我迺有白叟

龍鍾躑躅踟躕抱持樂器就坐簷隅方跼空  
 中一角直矗奉匏外向孤絃內腹彈撥難調  
 非絲非竹齒踈淚浥疑歌疑哭不足呂陶我  
 神情適足呂擾我慎獨忽逸興之遄飛慕鮠  
 籌兮相逐飯蔬水兮愆期况流觴而聽肉身  
 枯槁兮神馳塞芳蘭兮川谷於焉有客外至  
 是非問奇書掌布畫確字謹持余迺舉說文  
 而解義攷證據兮紛披志意堅確兮不忒話  
 言明確兮罔移於是言笑燕燕乞賦乞詩詩

題確論。意不支離。賦志堅確。不競文辭。朱子  
肅襟危坐而答曰。嗚呼噫嘻。客何爲而及乎  
此也。確乎。確乎。學力所成。微乎。微乎。析理斯  
精。確則繇堅而致。而堅不能並確。而陳堅之  
蔽。固之蔽。陋。而確不與固陋。今爲鄰。歷百  
年而非故。忽嬗代。而非新。道同德。嬗之。不  
丟。身處傾危。招之不親。非晰精微於觀火。曷  
能當震撼而凝神。涅之緇之。莫汚其白。磨焉  
磷焉。孰滴其淳。硜硜者其象乎。硜硜者言必

信。行必果。確然者言不期。而自無遊行。行不  
期。而自無偏頗。硜硜者其質乎。硜硜者保護  
之。而僅完。擊剝之。而旋缺。確然者是非眩之  
而益明。東西衝之。而不決。然則其貞乎。貞固  
足。且任事。終不渝。而始不諒。意者其真乎。質  
與實。而無僞。誠與一。而皆當。潦水盡而寒潭  
清。煙光凝而暮山紫。吾且探確之源。山高月  
小。水落石出。吾且定確之理。澄之。不清。清之  
不濁。吾遊夫確之神。逝者如斯。而未嘗往。盈

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吾又莫測夫確之底裏。往來冲冲。允執其中。不憂不惑。清醒自得。求之古人。郭林宗申屠蟠。幾近之。林宗確乎不拔。為世宗師。申屠免於評論。超卓之姿。若夫信之不善。幾何不如韋而如脂。然而所未至者。母意母必。與世推移。變變化化。聖不可知。蓋可權者。與立之深造而至誠者。能化之根基。既已歷善信而充實。蓋亦繇光輝。幾聖神而孳孳。乃所願者。時中之君。

子措之仕止久速而咸宜。大明遺民朱之瑜。魯瑛甫。賦於交趾。國外營沙之旅次。一李姓者。累次諭令取家眷。該艚要造府第。答云。去家十三年。絕無婢妾。何有家眷。瑜役畢告歸。必不留此。甲第何為。初五日忽致供給。瑜力辭之。該艚論云。再辭不便。某亦不敢代啓。第受之。無憂也。次月瑜先期往辭。該艚力稟而止。今按次月疑當作次月一榜示文武大小臣工。中國之儒。大要有二。



其一曰學士。多識前言往行。而行誼或有未  
至。漢詔所謂淹通墳典。博學宏辭。是也。其一  
曰賢士。尚務修身行己。而文采或有不足。漢  
詔所謂賢良方正。孝弟力田。是也。二者罕能  
兼之。有能兼之者。仁義禮智積於中。恭敬溫  
文發乎外。斯誠國家之至寶。而聖帝明王之  
上珍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  
則孝弟忠信。是故食祿萬鍾。而不爲豐。後車  
十乘。而不爲侈。衣衣黼黻。章已。不爲華。尚父

仲父。尊已。不爲過。何也。道尊德盛。當之。而無  
媿色。君臣之間。一德一心。都俞喜起。斯得志  
於時者之所爲也。若夫天下無道。則卷而懷  
之。或耕或陶。或釣或築。無往不可。蓋未有貶  
損。曰狗人者。近。曰中國喪亂。天崩地裂。逆虜  
干常。率土腥穢。遠人義不當死。欲隱無所。聞  
之。丘文莊公云。安南朝鮮。知禮之國。是。曰遁  
逃至此。太公伯夷。嘗居東海北海。曰待天下  
非創也。今貴國不能嘉惠遠人。斯亦已矣。奈

何貴賤諸君來此。或有問相者。問所非宜。終不知爲褻客。夫相士星士。何足比數。四民九流之中。最爲下品。較之德義之儒。不但天地懸絕。亦且如白黑水火。全全相反。遠人業已至此。貴國輕之。褻之。將如足下。何但義所不當出耳。使他人聞之。謂貴國爲絕不知讀書之旨也。況能尊賢敬士乎。即如天文地理。其精者不過伎術之士。亦非聖賢大學之道。治國平天下之經。而貴國讀三國演義封神等

記。信爲實然。勤勤問此。譬猶舍金玉而寶瓦礫。芟嘉禾而養蕪稗也。亦甚失取舍之義矣。又云。天文非臣子之所得問。亦非遠人之所敢言。已後幸勿再及。四月初吉大明遺民朱之瑜白。

一留札存案。四月初六日。不知是何官職來問古文中。義理因居停黎先生傳說不便。索紙筆寫。植橘柚於玄朔。蒂華藕於修陵。二句問義。答云。橘植於南方。其性畏寒。過淮則化。

而爲枳。華藕者芙蓉也。即今之荷花。若栽於高岡之上。豈能榮茂。二語總言託非其所來。官寫云好好。又問折若木而閉濛汜。及鳶飛戾天。一節書義。敷衍條暢。大悅。稱誦。復云。安南解釋甚朴畧。答曰。朴畧不妨。只恐全然不是耳。黎云。此公極好學。家有多書。余問云。尊府古書多否。答曰。少少足備觀覽。余問通鑑綱目。前後漢。廿一史。史記。文獻通考。紀事本末。潛確類書。焚書。藏書。及古文奇賞。鴻藻等。

書。答云。俱有。惟鴻藻無有。余言安南無書。遠人離家十三年。不見書史。生疎極矣。如此甚好。改日斗膽。借二部來看。呂消岑寂。復顧船主汪二官黎先生笑語云。如此便不孤苦了。來官復寫云。小某敢請尊師到賤家。呂助一樂。余亦允諾。因天雨未往。初八日該府忽令汪二官來索此紙。不知何故。後一二日開船回去。竟不附還。該府素不知書。此等解釋。又絕非所好。討去一看。竟爾帶回。此中必有深。

意若徐庶之母。自誤其身。可鑒也。恐久而遺忘。故書此。目誌其巔末云。四月十三日朱之瑜謹記

一介弟至。國王聞之。謂黎醫官云。這是大人。大才學。大學問。伊小子曉得甚麼。如何敢至其所。有此大膽。伊又章密道理。章密真貨。言不識也。真貨者。華言羞恥也。

一瑜疑太人之說。似未釋然。往問其親暱張醫官。乳名云無之。嘗對吾等歡喜稱道。曰高人。

我不知其胸中。但去問的。無有不知。這是高得緊的人。我安南自然沒有。便是大明。如此人者。恐怕也。少毫無纖芥之嫌。是日張執禮甚謙。而稱謂甚尊。即向之攘臂怒罵。首欲殺瑜者也。

一四月廿一日。辭別國王書。先一日。臣小學諸書。來問。因及之。名帖同前。辭謝大王閣下。恭聞治平之本。敦學為先。即使時有戰爭。亦必兼資文武。漢世祖投戈講藝。息馬論文。大業中興。獨先近古。

魏武帝手嘗橫槊。髀不離鞍。猶謂春夏讀書。秋冬射獵。故知講讀之道。乃是君國之經。卿士亦然。豈惟人主。因國王言武將不呂子明中年涉學。遂取荊州。杜元凱左氏癖。終平吳國。博陸精忠。浴日無術。貽後世之譏。萊公駿烈撐天。讀傳取益州之誚。是則賢相良將。咸貴習禮。知書。况乎成方挾奸。恒陰昌邑。籍非經術。何呂誓疑。在乎作新。自然丕變。昨者購求遺典。必將養育時髦。於是人文化成。教

興俗厚。洵千古賢王之盛業。而萬代流聞之美名也。瑜謂五經三史。七國六朝。尚可從容。俟諸異日。或詞旨深奧。或問學淵源。或縱橫捭闔。矜奇。或月露風雲。而揆藻。下學上達。近裏攸宜。詳觀目錄諸書。偶見小學一部。彙徃哲傳心之秘。迺初學入德之門。儻是十竹齋所鐫。粵陳選所註。最為善本。洵是國珍。致君顯親。言言金石。敬身明倫。字字著龜。若使立教於國中。必多利益於君上。但列孝經。或

乖訓詰。迨夫忠經合刻。益是書賈所為。語不雅馴。義多舛駁。緣是馬融纂輯。原非先聖遺經。然欲立言。必須考行。馬融為南郡太守。尚且狼藉賊私。其書竄東閣奎章。豈能感發誠敬。固宜斥絕。勿穢文林。無限依依。數言代別。即日之瑜。頓首再拜。

一瑜歸至會安。寓中盜竊罄空。視舌雖存。瞻貂已弊。蒼頭遠逝。黔突難炊。色甚慘淡。親友確言是居停所為。顯有證據。然形跡可疑者二。

鎖鑰交於寓主。今套鎖直入。一也。先日有書言無人看寓。是夕失盜。二也。瑜一槩不究。但遺攝鎮土王云。寓主父子前後遠出。經營單遺。一婦看家。鞭短何能及馬。盜賊洞知虛實。張燈竟夜搜羅。顧惟黃卷攸存。更有青氈儼在。諸物俱空。遺失一。絕不及居停一字。復為申解。諸人笑曰。為癡。後事發。竟與寓主無涉。諸人方纔嗟歎。謂非常人所能。一瑜辭王而歸。各官不及知。歸後文武百官無

不傾心思慕該艚差人競來傳說譽之每過  
其實不敢自舉其辭咸冀再往而不可得然  
初時皆欲殺瑜後則各相敬愛無一人自異  
向之乘機下石者咸相驚詫曰為異事維時  
鳴鴉無伍不得化而為鳩至於識者猶憎  
匡術之眼爾。

一代安南國王書 蓋聞聖哲必因時曰建功  
賢智貴正名而戡亂乘機遘會漑釜同袍慨  
我遭家不造曰致遺國多艱先王之冢子幽

之於別宮。蠱賊之宗盟。寵之曰重任。牛骨五  
具。讀前史而興悲。蜜水一盃。豈在今而罔恤。  
此有志之所切齒。而義士之所撫心也。恭惟  
某官。胸羅今古。掌握風雷。上馬擊賊。徒下馬  
草露布。文事則雍容。犧象武備。則首足。萊夷  
真命世之逸才。匡時之俊傑。撫茲社稷。在墟  
民人塗炭。偽新之篡竊。四世春陵之舉事。幾  
人。即或守雌而伏。自當憤發為雄。乃者審敵  
觀變。似圖一舉百全。比得祕函。不禁手頰。知

某官惓惓爲國。切切勤王。國祚靈長。臣民胥  
慶。梁國反周。爲唐。汾陽熾安。誅史。方之今日。  
豈讓古人。但何無忌。酷似其舅。劉下邳。豈非  
人豪。凡我同盟。咸宜共奮。某動衆興師。矢公  
非富。幸君工之協贊。勵率土而同仇。與子偕  
行。無敢或後。登壇誓衆。競欲爭先。乘茲敵愾  
之誠。立奏中興之績。靖彼睡麴之卧榻。完茲  
無缺之金甌。某出奇制勝。彼備多則力分。某  
官內擾外援。敵防此則失彼。虜聚目中。功成

指顧。使旂常銘翼輔之勲。乾坤正忠義之氣。  
列土分茅。錫圭奠卣。光榮增於祖考。福澤流  
於子孫。豈非大丈夫之偉烈。而奇男子之愉  
快哉。倥偬軍務。草率裁械。會晤非遙。瞻言有  
日。  
又節畧。蓋忠孝者。天下之大節。而篡逆者。  
千古之罪魁。故凡含生負氣之倫。莫不共明  
斯義。某人者。地實寒微。心懷梟獍。所養牧  
圉。尚不類於沂涓之秦非。怙寵矜功。遂自比



於逐戎之襄仲。晉陽興甲。本不爲臣子之美名。而臺城誓師。正不忍於君父之幽逼。狐穴城而姑息。城其隳矣。鼠迹器而弗投。器可全乎。祖父子孫。世濟其惡。封豕狼羆。日長其殘。久假不歸。烏知非有。凌遲罔恤。振古所無。使斯民不知三統之義。實迺殺萬姓之心。

奉勅特召恩貢生臣朱之瑜奏爲守禮殉節。謹陳始末緣繇。兼謝天恩事。臣於崇禎十七

年蒙恩特徵。不就。弘光元年復徵。又不就。即授江西按察使司副使。兼兵部職方清吏司郎中。監鎮臣方國安軍。復不拜。後聞臺省交章論劾。大指論臣偃蹇不奉朝命。無人臣禮。臣即星夜逃避。澣濱。及臣在舟山。銓臣按臣見臣不肯任事。又見臣誓不降虜。萬死一生。舉臣孝廉。臣止之。而不及。即當按臣前草表懇辭。後輔臣不知。擬旨云朱之瑜果否的係貢生。該部確察具奏。輔臣與臣同里。聞其弟

張王堂與臣同入泮宮。豈不知臣之詳。意蓋有爲耳。臣見此時事不可爲。深自歿匿。絕不目前事。上聞。非敢故爲欺隱。辛卯年七月。預避虜難。從舟山。復至安南。累年急欲歸覲。多方未遂。每恨衣帶之水。邈焉河漢。去年委曲求濟。方附一舟。意謂秋末冬初。便可瞻拜。形墀伏陳衷曲。臣數年海外經營。謂可得當。臣報朝廷。當與藩臣悉心商確。不意姦人爲梗。其船出至泮口。半月而不果行。復收安南。

憤結欲絕。至本年正月十四日。日本船回。賚有主上監國魯九年三月。黃綾勅諭一道。持召臣還。臣褻服不敢拜命。星夜草鞞處士中衣。謹擇十六吉日。又不敢於公所行禮。昂於私寓。恭設香案。開讀叩頭謝恩畢。欽此。欽遵。臣此時已促裝。擬於廿一日。往暹羅。亦輾轉求達也。因暹羅更在西南。誠恐主上未察臣苦心。疑爲營私背旨。故捧教驚懼。即止不行。雖臣無節義文章之重。足副主

上夢寐延佇之求。至於犬馬戀主之誠。回天  
衛命之志。未嘗一刻少弛也。靜候夏間。附船  
前去日本。復從日本。方達思明。所目紆迴其  
道者。臣之苦衷。不便明言。庸人見臣如此。競  
詆狂惑。不意二月初三日。安南國王於該管  
衙門。檄取一二知文識字之人。前去應一時  
之役。當塗喜得關要中臣。不念國體。遂將臣  
名。開送立逼登舟。衆人不知。多爲慶幸。臣與  
平日。往還諸人。已作死別。初八日至國王屯

兵之所。曰外營砂。先見該艘。手致一書。隨見  
國王。臣具一欵奉勅書。特召恩貢生。頓首拜  
名帖。臣屢被詔勅。在國家爲徵士。與尋常官  
員不同。何敢屈膝夷廷。且辱國典。故長揖不  
拜者。禮也。國王不知是禮。怒欲殺臣。臣挺然  
竟行。就戮。毫無顧盼。遲迴。該艘令人往復勸  
諭。懇切詳明。臣言愈遜。臣志愈堅。夜分不已。  
終無一字遊移。次日辯折。仍前。該艘云。好漢  
子。十四日復遣人來。慰臣。休。臣得臣一拜。即

止。臣對如初。但言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已。至今十日。其怒未衰。忌臣者多。料無生理。臣恐一時白刃加頸。不及拜疏陳情。謹將始末緣繇上塵。宸聽。臣即含笑入地矣。所恨者。臣之幡然去國。跡似潔身。今謀之十年。方喜得當。意欲恢弘祖業。臣酬君父。臣佐勞臣。一旦迺為意外之事而死。不能上報。太祖高皇帝。臣及主上。臣死有餘責耳。至臣祖宗墳墓飄零。幼女高死。忠死。孝最為幽慘。此

臣家事私情。不敢瑣陳。謹將逐日問答行畧書札別錄附聞。惟祈睿鑒。草莽之臣。不諳章奏之體。罔知忌諱。死罪死罪。臣拜疏後。靜聽一死。別無他說。昔蘇武尚有一李陵為知己。臣之孤苦。何可勝言。十日之內。逐日殺人。莫不先梟其首。從而齶肉。道肝夷風。慘刻。惟臣張威。示知草菅。使臣驚懼。臣死之後。骸骨無敢收取。自為鴟鵂犬豕之所咀嚼。臣亦不憂。伏願主上為國愛身。為國愛人。勵精旰

食虛已尊賢選才任能勿疑勿貳直擣盧黃  
勤勲長白大極陸沉之神州修復久汗之  
陵廟始終勿替君臣一心臣無任瞻天仰聖  
激切屏營之至謹具疏稱謝日聞監國魯  
丁酉年貳月拾柒日恩貢生臣朱之瑜具  
奉勅特召恩貢生臣朱之瑜奏爲臣身被拘  
留瞻言永號事臣與安南國王抗禮一事已  
詳具於二月十七日疏中後二日始日本事  
遣其心腹重臣就問臣即據其來意竭誠相

答遂爾歡然大加讚賞因關彼國機密不敢  
聞奏三月三日遣入來試堅確賦已後屢遣  
其文武咸屬就臣寓所虛心質問隨手批答  
得答即喜四月廿一日臣聞客寓被盜席捲  
衣襪俱空謁歸會安十分稱揚羨慕或者夙  
憾已銷但國小氣驕學淺識陋頗能拔萃於  
夜郎不免觀天而坐井欲屈臣則恐損其名  
望欲就臣則內慚其從官甘心失人安知禮  
士是日輾轉持疑委難自決至今尚未親見

又<sub>三</sub>不明言遣行。使<sub>下</sub>臣目送歸舟。血枯腸斷。况  
資裝俱竭。肘見履穿。僮僕遁逃。伶仃孤苦。賤  
膚憔悴。形容枯槁。遣日如歲。若至明年。此日  
誠恐雞骨支離。久填溝壑。况能光輔。主上  
大業中興。儻主上必不忍棄臣於外。乞勅  
藩臣。明言索取。彼必不敢再復拘留。臣坐則  
意馳。行則忽忽。不知其所往。率率草疏再陳。  
伏祈宸鑒。監國魯丁酉年伍月貳拾柒日  
恩貢生臣朱之瑜具

續書尾附 自六月初三拜書之後。連日  
嘔血不止。上林射雁。應已展帛於中朝。北  
澗乳羝。毋使落旄於下國。寥寥數語。耿耿  
丹衷。楮尾續言。撫膺增痛。

跋安南供役紀事

釋獨立性易

乾坤亟覆。慘出奇常。大地羸羸。荷存逋跡。  
歲癸巳秋。易與先生。天涯把臂。共寄足於  
潁川居士之門。冬杪。先生遽以南服分行。  
翩翩振手。一瞬目間。竟成八載。甲午冬。易

自改觀安禪。為容客老乙未秋。遊行神洛。  
飄然異國。野鶴孤蹤。不靳東西南北。齒黃  
髮白。緣難再親。頃戊戌夏。先生應監國  
召。問渡長崎。易時曠觀東武。三千里外。荷  
出慰言縷縷者。不勝肉骨。即欲半面襟期。  
附之神馳而夢越矣。己亥春。易以養病還  
崎。又復附書珍重。山高海濶。地遠天空。而  
先生惓惓於鄙人者。若是自患脚根病痼。  
乃爾閉關究心。摸索今夏。忽逢先生再臨。

幾何覲面。非天與作緣。當莫能焉。圓光一  
隙。屢屢傾心。至聞有安南紀事。再至請觀。  
幸出披讀。為不勝嘉歎。曰。於戲。夫天之正  
氣。鍾夫君子者。是哉。昔子卿持節單于。而  
不屈者。為有君命也。今先生以連臣客軌。  
執義自高。不為聲折。死亡不顧。言奪氣爭。  
錚錚鐵石。今古上下。無其事。無其人。自視  
孤虛一命。益挫益堅。得俾從容履跡。使荒  
裔知有凜凜大節。不因國破。全斯中外高

齊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終

風可稱今古第一義。懺悠悠遐屬轉盛怒。爲歡心折矜持。爲下走復自作賦答書。金玉其微不受毫末之塵。飄然返楫。三聘徵君。先生爲不負明光於一日矣。今者一羣夏屬裂裳冠而鼠尾。祖左袵而馬蹄。臣耳狐貉視此紀事。能不垂頭而自泣否。子與氏曰。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今日爲何如。

和風風雨心玉閣水安南北重海空靜





